



艺术教育谨防“证书化”

◆ 石俊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郭新洋 摄



长与学生的青睐，尤其是“朗诵”“钢琴”“舞蹈”三大类，每年参加的学生数以万计。然而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各家机构的考级级数都不少——九级十级或十二级，而且一般不可越级考。收费虽然看着不高，但所有级数都考下来开销也是不小。其实家长可多想一下，自己读大学时虽然英语有“四六级”，但哪位参加过大学英语五级的考试？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学会抬一下腿就可以捧回一张一级的芭蕾舞证书，是否可笑？你又是否听得出朗诵八级与九级的区别？

过去这些证书还是有不少“用处”，可以是择校的筹码或艺考的敲门砖。然而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这些证书的功能将会大大降低。其实这些证书的盛行也是家长为教育产业“内卷”无奈交出的智商税。

今天我们继续推广艺术素质教育，一定要谨防“证书化”倾向，减少表面文章与无谓的损耗，这也是遏制另一种“增负”。

人人获“奖”，个个有“证”看似皆大欢喜，实则不然。获奖的“抬头”越来越大，证书的等级越来越高，看似展示的是孩子的才艺，实则炫耀的是家长的资源。

艺术是一种美的素养，其实你看那学过芭蕾舞或拉丁舞的女孩的婀娜，听那学过美声或朗诵的男孩的语调昂扬，就会知道获益和证明的是受教育者本身，而不是外在的证书或标签。将追求证书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转化为一次艺术的体验之旅或者观摩一次经典的演出，在学校内的艺术教育中体会中华传统美的精粹，在师资良好的艺术培训机构里提高个人的艺术技能与身心的机能，在一场场艺术活动中学会交流与交往，让孩子找到更好的自己，展示更美的自己，为自己和家庭与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和谐与美好，这才是艺术教育最好的“证明”。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误区。作者曾和团队一起研发与引进了数个系列的校园戏剧课程，在与学校交流过程中就遇到很多校领导希望有展示和创排节目评奖的环节。首先对于校园内外必要的艺术展示不可一概否定，适时适当的艺术展演或展示可以增加同学的信念感、检验教与学两方面是否达到目标，也可以让家长看到艺术教育在孩子身上产生的身心素养提高的效果。然而单纯为展示而教学甚至为参演参赛而改变艺术教育及艺术课程规律都是不足取的，它违背了艺术教育的科学性和进程性。追求展示与评奖的校内艺术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拔优”，一般展演或参赛时，老师会将教学中心放在少部分即将上台的同学身上，而其他同学或在一旁无所事事。一旦如此，这就有违教育的公平施予原则。你如何知道坐在一旁冷板凳上的那个不起眼的男孩不是下一个“贾樟柯”或“黄豆豆”？

如果说学校参加的评奖展演大多是教育

与文化部门组织的公益与较为权威的活动，那么，家长或在机构引导下参加的各种青少年“才艺”大赛则良莠不齐。那些看上去“抬头”吓人的全国大赛，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例如今年有个声势浩大的全国青少年朗诵大赛，主办方是某市郊区文联，那些支付了上千元参赛费、上万元辅导费与旅行食宿费的家长，谁也不会再花一笔路费去问协会领导，是否真的参与了这个赛事还是仅借出了一个公章。至于挂靠名校的套路，一般是外包公司的栏目组或挂靠校“抬头”的校友会或早已脱钩的三产公司。评奖过程更是荒唐荒唐，合影时可以发现，每个人都捧着奖杯和奖状。

个个有“证”

和混乱的评奖圈相比，青少年艺术教育等级考因为收费较低，组织方大多是相对权威的院校或官方艺术组织，所以受到更多家

艺术，不仅仅是用来摆拍的

◆ 徐佳和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在一幅名作，或者光影装置多变的炫目空间里，一堆网红脸嘟着艳红的嘴唇、身着紧绷的服装，排队摆姿势拍照，成为如今许多艺术展上常见的场景。艺术本身没有问题，但当它们变成网红摆拍的背景，一切都变了味儿。可能这些艺术摆拍者并不清楚夏加尔画中飞起来的牛、马和鸡意味着什么，对伊夫·克莱因的认识也仅限于“克莱因蓝”这个颜色，他们对文化内涵一知半解没关系，气氛拉满照片拍美、营造出“我很有精神追求”的氛围就行。

可是，只要稍稍推敲一下会发现，如果他们在上学时不在美术课上传小纸条，而认真多听几句讲课，或者用来浏览某小红书、某宝的时间少一些，去阅读几本简略的艺术史书籍，哪怕是花时间看一场艺术家传记电影，想必是不会出现明明在莫奈的《睡莲》面前拗造型，却沾沾自喜地在精修过的照片上标注成对“现代主义大师毕加索作品的热爱”这种尴尬情形的。

当代艺术丰富的展览形式，以及互动的可能，更使“摆拍”成为一部分人最重要的参观目的。“奉上我的实地探测拍照攻略：推荐大家穿白色衣服，不撞色，就算你是拍照小白也容易出片！”略一搜索社交平台，不少网红经常推出打卡拍照指南，在他们的攻略里，当代艺术展成为绝佳的拍照背景板，拍照的宗旨是怎么拍最好看，“美术馆穿搭”“美术馆妆容”“美术馆滤镜”等是重点探讨话题。现代美术馆富有设计感的内部空间、布光以及个性化的艺术作品，成为吸引他们拍照的关键。

美术馆拍照姿势也形成各种风格，有无论

如何不直面镜头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风格，像检查美术馆门窗是否关严的“45度角仰头冥想”风、各种夸张动作只差劈叉的“瑜伽舞蹈”风、人只占照片十分之一的“高级冷淡”风以及“假装认真看展”风——言外之意是：照片我是拍给大家看的，我是懂艺术的，而且还在与时俱进，在最时髦的展览上受艺术熏陶呢。

像上海 TeamLab 无界美术馆里的“呼应灯森林”这种“长时间在此空间内欣赏灯光，可能会感觉被光束淹没并失去意识”的网红拍照展，许多没有时间 and 兴趣亲临现场的人，一定也在社交媒体上不得不一遍遍被迫完成“在线看展（看人）”。“看展五分钟，修图两小时”，确实，比起认真读完一整本书、用心看完一部 2-3 小时的艺术电影所消耗的脑力，在一场展览“咔嚓”按下好看的照片带来的现场感、代入感，以及获得的视觉效果容易得多，也高效得多。归根结底，艺术展上的摆拍者们还是把社交媒体上获得的点赞数量和自我价值划上了等号。

当然，这种网红摆拍的情况在国内屡见不鲜，在美国纽约也时有发生。兰登国际的“雨屋”展览在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展出



时，有人为了进去拍照体验 10 分钟由水、注塑贴砖、电磁调节阀、定制软件、3D 追踪摄像头、钢梁、水处理系统、格栅地板组成的“雨屋”装置作品的概念，而排队 9 个小时。2020 年，笔者在纽约撞上了曾经在 2016 年一票难求，4 年后又重新开幕的冰淇淋博物馆，好奇心驱使之下，花了人均 40 美元的票价进入其中一探究竟。若说展览有什么文化内涵，真的是乏善可陈，粉红的色调满满地写着消费主义的无聊，但是一旦无聊的粉红色进入了照相机的镜头，这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你瞬间明白冰淇淋博物馆为什么开了又开人气爆棚——因为粉红色的塑料甜甜圈、沙发、冰

淇淋机实在是太上镜了。艺术展览千千万万，观展者要齐刷刷地运用拍照手段凸现艺术知识和自己的文化品位，也不禁让真的喜欢艺术的人感到尴尬。无论使用多么高清的镜头和好看的滤镜，照片都无法代替现场目睹感受到的作品之美。从美术馆方面而言，应避免以艺术为名的概念，做一些毫无内涵的装置，用大量色彩与灯光布景吸引眼球博取流量，沦为迎合观众拍照展示欲望的“主题乐园”，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观众的感受与期待，在坚持其学术主张、社会责任感的同 时，提升观众参观体验。艺术一定是来源于生活的东西，是灵感，是思考，更是启迪，随之而来的作品才能被称为艺术品。如何让通过“拍照”踏入艺术殿堂的观众变成美术馆美育的对象，是美术馆和博物馆应该思考的课题。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